

潘国彦 胡德培 联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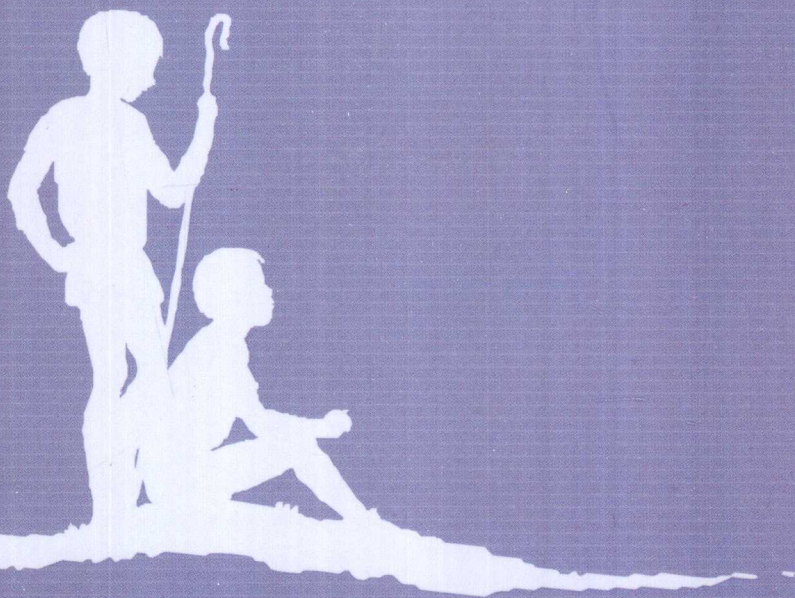
梁晓声文集之《母亲》

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
优秀图书之一

泯灭

梁晓声
著

梁晓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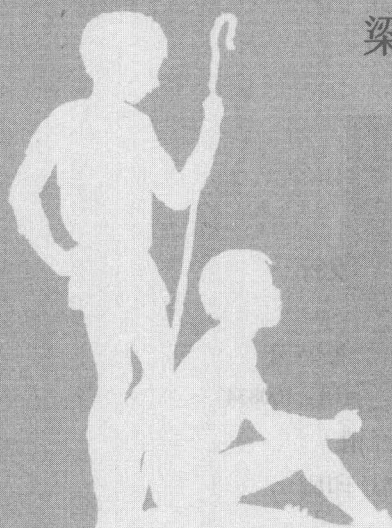


中国物资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

泯灭

梁晓声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泯灭/梁晓声著.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9. 10

(梁晓声文集)

ISBN 978 - 7 - 5047 - 3206 - 4

I. 泯…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430 号

策划编辑 于胭梅

责任编辑 邹绍荣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clph.cn>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 (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 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62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47 - 3206 - 4/I · 0046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28.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读者



捕 鯨

梁晓声

那一年是“珍宝岛”事件的第二年。现今大学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刚出生，所以就未必很知道“珍宝岛”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年他们刚出生嘛！再说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备考复习题纲中，想必又没这个。再说他们现今知道的许多事情或事件，我们不是也知道的吗？

管它什么事件哪，不知道就不知道。地球挺大，热乎乎地存在着二百多个国家，密麻麻的几十亿人口，昨天和今天，总有些事件什么的发生。一言以蔽之，那一年是中国和苏联因为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得不算河流的岛子大动干戈的第二年。那一年和我一个班的“兵团战友”在黑龙江边打无草。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当然是秋季。

除了一个班的“兵团战友”，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当我们的伙伕。老头儿姓严，我们就叫他“严老头儿”。按说才五十多岁的人，够不上被叫“老头儿”的资格。他面相老，满脸横土星儿的皱纹，我们这些浑身学生味的少年，也就按被岁数资格，超前地管他那么叫。

读《梁晓声文集》感悟

他是一个和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他并不认为当了作家就是缪斯的代言人，就可以俯视大地，挥斥方遒。他感念苍生，始终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忧百姓之忧，想百姓所想。

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影响人品。有的人有猴气，有的人有虎气，有的人只有猫的媚态。梁晓声兼有牛的执著和羊的善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和讴歌者。这正是梁晓声的本色，也是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能长久打动人心的缘由。

潘国彦

潘国彦 男，中共党员，编审。曾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中国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中国出版年鉴》主编；国家出版局综合处副处长；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已在国内外发表评论、散文、报告文学、书评、研究报告 200 多万字。现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顾问团顾问。

青少年朋友的良师益友

——梁晓声作品《父亲》《母亲》读后感

梁晓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八十年代初期，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和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梁晓声这个名字便为海内外众多读者所知晓。他身为知识青年，曾在黑龙江北大荒这个荒芜而肥沃的土地上长期磨炼，品尝了生活的苦辣酸甜。风霜雨雪的丰富见闻，铸就了他坚韧的素质、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梁晓声通过小说展现了生动、鲜活而泥土气息浓郁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感染并感动、教育着读者，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巨大的激励与鼓舞。他塑造的丰富多样的艺术形象使人过目难忘，历久弥新——这是梁晓声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也是他最重要的特征。

进一步走近梁晓声，我们还看到他那些被人称为“另类散文”的大量著作。这里，有关于父兄姐妹、亲朋邻里、社会人生以及国际时事等多方面生活内容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独具特色。有人评论说，他的这些作品的特色是“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情真意切，人间苦乐，皆成文章；从前、现在或将来，世事纷繁，点点滴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成文章；猛兽昆虫，生命百态，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可见，

他写作选材之广泛，思维之独特，文笔之跌宕，情感之率真，实可谓皇皇大观，独树一帜——这是梁晓声作品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关于母爱》一文中，他说：母亲们为了儿女能够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管儿女是否呆傻、疯癫、残疾以至瘫痪，甚至面目奇丑，类似非人，而母亲的爱都时时刻刻不离开他的身边，绝不嫌弃、不放弃，甚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又无私无怨无悔。

梁晓声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震撼人的肺腑，洗涤人的灵魂，让人心灵充满温情善良，充满了爱，实属人性中最美最美的那一部分。在《感激》一文中，他述说自己几十年生活中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好人，得到过无数的关怀、爱护、帮助和支持，这种种美好，使他备感温暖，充满力量。每每想起，便会油然而生无限的感动、感激和感怀的情愫，以致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决定着他人生的走向和一切。

正是这种真诚的爱，使他终生难忘，从而内心产生强烈而深挚的感激之情，并且让他决心以种种努力去回报他人，回报社会——显然，这是梁晓声能够取得今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看了中国物资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梁晓声文集》，感到这正是广大青少年最需要的好作品。我为此深深感动。这里有青少年心灵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教人懂得善良和感恩，教人在贫困中依然保持一种乐观和向上的尊严。今天能够及时读到这部如此内容丰富、感人至深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缘分，一种幸运。

胡德培

2008年5月20日

胡德培 男，编审。新闻出版事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195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担任《新文学史料》和《当代》杂志副主编，有《〈李自成〉艺术谈》《艺术规律探微》《胡德培散文》《瞩望星河——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等著作。

有过，抑或没有

(自序)

屈指算来，我写《泯灭》已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中国物资出版社要再版它，我便重读了一遍。

掩卷沉思，我问自己，我当年将这部小说定名《泯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的“泯”，才有所谓的“灭”。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曰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地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是都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经商了，一个从文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膜拜顶礼，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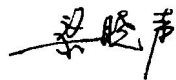
他们都挺可怜。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不过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



2009年9月1日于北京

人生因阅读而精彩

——《梁晓声文集》编后语

《梁晓声文集》系列丛书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先期推出的是《母亲》《父亲》《老师》《白发卡》《今夜有暴风雪》《从复旦到北影》《红磨坊》这几本书，以后还有一些内容更为精彩的书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大中学生和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梁迷”朋友们。

许多年纪稍大的读者，熟悉梁晓声的名字是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些轰动一时的力作，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甚至其插曲也是万口传唱，雅俗共赏。梁晓声因而成为公认的“知青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那时开始，梁晓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十分活跃、惊人高产的著名作家——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多部中篇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奖；他的长篇、短篇及杂体文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他的作品还被美国、日本等国家选为教育青少年和学习中文的高级范本，如《喷壶》《父亲》《我的大学》《京华见闻录》等，《鹿心血》曾被拍成电影作为国礼送给了访华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中国，他的作品还被选为教育部指定的中学课外读物，如《书和人的亲情》《还是爱兵》《玻璃匠和他的儿子》《普通人》（见本社出版的《父亲》《母亲》等书），很多文章被《读者》等优秀杂志也多次转载……

梁晓声作品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及对平民小人物的关注。

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有令人尊敬的精神世界，如《不速之客》《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散文成为中苏边界趣闻逸事少有的见证，如《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边境村纪实》等；他的反映校园生活的如《我的大学》《毕业生》《学子》《表弟》《老师》等深受大中学生们的喜爱；还有许多反映亲情爱情的小说如《白发卡》《黑纽扣》《父亲》《母亲》《红腰带》等曾是那么深地打动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成为他们回味父母之恩、寄托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

本系列图书 2005 年初版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因为梁晓声作品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深深地感动了他们。

大学生王芳来信说：“读梁晓声的《父亲》，我哭了几次，都是感动的泪……他的文章是那么朴实生动又耐人寻味，让人觉得真实而又感人。借这本书我跑了三次图书馆才最终如愿以偿，它实在是太好了……很感谢你们能够出版如此有意义的读物，但愿以后还能读到类似的好书……”

天津大学的女研究生凌某来信也深情地赞扬了这本书给她心灵上的洗礼和震撼。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梁晓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平民代言人。因而，他被称为“平民作家”、“中国的巴尔扎克”；某报公开评选“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梁晓声榜上有名。

用平易生动的文字写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这是梁晓声的另一特色。

读着他笔下的凡人小事，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

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细节。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善良、坦荡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我国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的转型期，青少年的升学、就业等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梁晓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知恩图报、先人后己的价值取向和平民情结，对于渴望成功、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最需要人生的导师和心灵的滋润。鉴于此，我们决定从作家大量作品中遴选最有故事性、最感人、最有益心灵成长的内容，呈献给学生和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和广大的“梁迷”朋友，但愿能有益于你们，使你们能因此受到启发和鼓舞，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早日叩开成功与幸福之门。

于胭梅

2008年5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1

为了娘，子卿想当作家 / 3

子卿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片刻的持续的肃静后，我听到有一个男同学嘻地笑出了声，以滑稽的语调问：“是要当作家吗？”

于是全班嘘声和嘲笑声连成一片……

我给母亲们买了鲤鱼 / 27

母亲蹲在地上，守着盆，开心地观看着，感慨系之地自说自话：“多少年没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又看到了。看到了活鱼，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咱们可别忍心杀生啊！可怜的鱼，就为了我当娘的一句话，你怎么就被我儿子弄到我家来了呢？”

子卿的大学梦破灭了 / 42

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次会上，团里代表师部和兵团总司令部两级党委郑重宣布——永远剥夺叫翟子卿的一名哈尔滨知青上大学的资格。一切推荐，哪怕他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满票，都将被视为无效。那一天，那一次会，宛如当众宣布了子卿的死刑。

我和嫂子的出轨了 / 73

我们彼此呢喃着那么简单而又炽热的痴话。一遍遍地彼此重复着仿佛都是那一时刻男人和女人必须说的魔语。在我们彼此说着的痴话的感召下，我们充溢地彼此给予了那么多亲吻，那么多爱抚，那么多满足，那么多那么多……

也许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以及许多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象看似错综复杂，其本质都像他所言所比喻的那么简单；其本质都是既粗鄙又邪性的，也许正是某些既粗鄙又邪性的东西，才最具有原生态的美感。侃侃地娓娓地道来，才使人感到那么好听那么动听。

我被金钱收买 / 209

我本想在对我最有利，而他目光从我身上转移开的时机扑过去揪住他衣领，狠狠扇他几耳光。但听了他的话，我立刻打消了当着小嫖的面扇他几耳光的念头。不完全因为他的话中对我对我老母亲表达的那份儿诚意，还因为那两万元钱，甚至主要是因为那两万元钱的作用。

子卿，你在哪里 / 230

翟子卿这一个男人身边已经无时无刻不能没有女人。没有女人他内心里的恐慌就将把他压扁变形。而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慰安”于他。因为她们既不爱怜他更不怜悯他，只不过利用他和像他需要她们一样简单地需要他。

我疯了 / 260

我渐渐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但在说出的人话中，总夹杂着一串串怪诞的叽里呱啦。于是有一位友人将一位气功大师请到了我家……大师断定我那种怪诞的叽里呱啦乃是“宇宙语”。从此我觉得有什么附体了……



泯灭